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学 庸

钱穆
印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学 龠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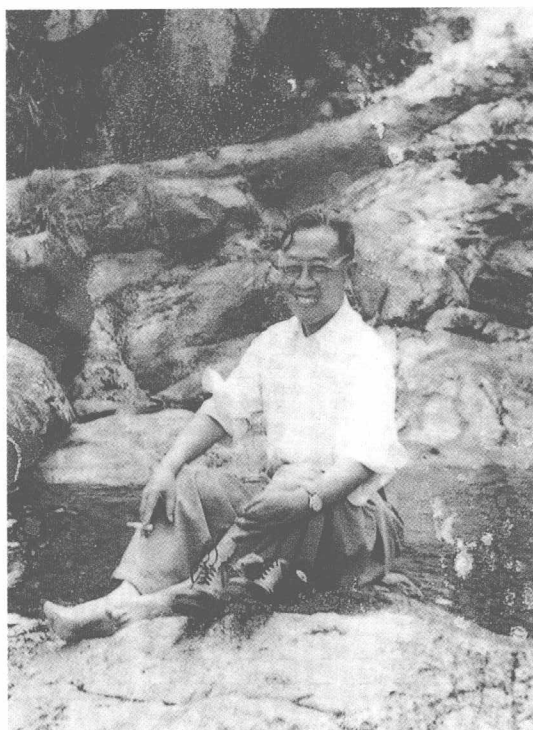
学龠/钱穆 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10. 4
ISBN 978-7-5108-0426-7
I. ①学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钱穆—1895~1990—哲学思想
IV. ①B26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1084号

学龠

作 者	钱 穆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徐尚定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东方印刷厂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6.625
字 数	146千字
版 次	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0426-7
定 价	25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《学龠》系钱穆先生有关治学之门径与方法的文稿合辑。原初由钱穆先生自收六篇，于1958年自印于香港。后在台湾出版钱穆先生全集时，全集编辑委员会在《学龠》中原六篇之上，补入相关文稿七篇，现选用其中六篇，加上《学龠》原六篇，共计十二篇，出版简体本。



钱穆先生

朱 世 39 岁 面

三 二 三 朱 子 之 答 揭 言

清儒以希據之學，謂其與以與宋儒義理之學有敵對之感。

川法皆才據也。而希據之學，則不盡於此。朱子之於希據，既精

且博，孰難詳述。姑略述其要端如此。

文王卷五十四答彭器公曰：

清書既理，外希據又果。格二夫，所謂無疾而復，乃不少曰。

未偶自好之固，是一病。此亦不可謂之助。

三 卷谷王伯明書有曰：

錯猶自是而事錯者，錯而公之也。錯者，錯而理之也。亦錯

綜又各別是一事。所任所以固之，其治之也，固而錯綜所

以極之，其治之也，然而密。

1442 朱子書卷五十四
答彭器公書
清書既理，外希據又果。格二夫，所謂無疾而復，乃不少曰。
未偶自好之固，是一病。此亦不可謂之助。
三 卷谷王伯明書有曰：
錯猶自是而事錯者，錯而公之也。錯者，錯而理之也。亦錯
綜又各別是一事。所任所以固之，其治之也，固而錯綜所
以極之，其治之也，然而密。

朱子書卷五十四

钱穆先生手稿

序 目

《略论孔学大体》	一九五六年 ^① 十月
《本论语论孔学》	一九五六年八月
《朱子读书法》	一九五五年十月
《朱子与校勘学》	一九五六年二月
《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》	二十四年十一月
《学术与心术》	一九五五年三月

本书凡收文六篇。其第五篇成于民国二十四年，时北平各大学学生方发起一读书运动，来征文，原题名《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》。旧稿散失，数年前由友人自台北钞寄，兹易今名。其余诸篇，皆成于旅港以后，一九五五、五六年间。其第四篇，三十七年始作于江南大学，未经刊布，稿亦遗逸。今所收，则旅港后新作也。自念少孤失学，年十八，即抗颜为人师。蛰居穷乡，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。常以晨昏，私窥古人陈编。既无师友指点，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。冥索逾十载，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，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。然仅以存之胸怀间，亦未敢轻有所论述也。嗣后稍有撰著，而终不敢轻谈门径方法。良以人之为学，才性既不同，机缘复互异，从入之道，难可一致。自审所窥有限，岂宜妄有主张，转滋貽误。顷年踰六十，少壮所志，十不偿一；精力就衰，殆不能更有所深涉。而厕身师席，亦垂五十寒暑矣。平生微尚，所拳拳服膺，自以谓是者，举以告人，义亦宜然。古人云：“登东山而小鲁，

^① 编者注：原文为“民国”纪年。下同。

学 龠

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“观于海者难为水。”“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。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。”本书前两篇述孔学之大体，第三、四篇述朱子读书法。尼山、考亭，学之山海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管窥蠡测，所不敢辞。第五篇时近俗类，堪资借镜。末篇乃当身感触，私所抱负，亦以附焉。倘有好学之士，取而为法，亦为学入门之一途也。因名之曰“学龠”云尔。

（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钱穆自识于九龙钻石山寓庐）

目 录

序目	3
略论孔学大体	1
本论语论孔学	4
一 学于艺，即“游于艺”之学	5
二 学于仁，即“依于仁”之学	9
三 学于德，即“据于德”之学	12
四 学于道，即“志于道”之学	18
朱子读书法	31
朱子与校勘学	52
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	85
一 陈澧	85
二 曾国藩	94
三 张之洞	105
四 康有为	115
五 梁启超	127
学术与心术	142
学问之人与出	151
推寻与会通	167
历史与地理	181
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	189
李源澄秦汉史序	196
古史摭实序	200

略论孔学大体

昔人常言孔、孟之学，又言儒学，言汉学、宋学，经学、理学，皆重言“学”。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、儒家思想云云。窃谓中国本缺纯思辨之哲学，故论思想必究其学术。若不问其学术所本，而遽求其思想所归，则子贡已言之：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。”颜回亦有“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”之叹。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后，而空谈孔子思想，鲜不能使人无单薄空洞之感矣。

孔子之学，惟颜回言之最尽，曰“博文”，曰“约礼”。博文之大者，曰“六艺”，曰“《诗》、《书》”。孔子博学，执御执射，又曰：“我多能鄙事。”学而时习，皆游于艺之事也。近代科学繁兴，各项工技日新月异，然其为艺也则一。若使孔子生今日，决不目为鄙事而不习。清儒颜习斋论此最深至。此孔学之一途也。

然习斋矫枉过正，不轻习艺而过斥读书。其弟子李恕谷，已悟其非。颜、李之学不能大传于后，亦习斋创议偏激，有以使然。子路曰：“何必读书然后为学”，孔子已斥其佞矣。孔门教人读书，首重《诗》、《书》。《诗》属文，《书》属史。不通文史而高论仁道，亦非孔学正轨也。

后儒博文之学，偏重《诗》、《书》经典，而忽射、御实艺。汉儒如郑康成，宋儒如朱子，皆旷代大儒，亦文亦史，于书无所不晓。其他或偏文，或偏史，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，要之皆

有闻于博文之教。

“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博文必归于约礼，于是有朱陆之异同。象山、阳明，其于依仁、据德之教，可谓易简。然象山曰：“尧舜以前，曾读何书来。”又曰：“使我不识一字，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。”则于孔门博文之训，仍不能谓无憾。

孔门四科，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“颜渊问为邦”，“雍也可使南面”，此皆列德行之科。则孔门之所谓德行，修、齐、治、平，一以贯之，其极必至于能治国平天下。否则何以曰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？岂孝、弟、忠、信，而谓可以藏之不用者乎？故知宋儒论孔学，不论程、朱、陆、王，于依仁、据德之教，阐发良多，而于志道之义，则追求未切。龙川、水心之倚摭朱子，亭林、习斋之纠弹阳明，皆非未见而然也。

东汉诸儒，风标纯美，此亦孔门约礼之一端也。清儒治经，考据明通，此亦孔门博文之一端也。然于儒风衰微之世，转多通艺多才之士，或擅一技，精一能，或留意典章制度，能出而济世用，其著者如唐、如元；此亦儒之一格也。

孔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又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自宋明理学诸儒兴，然后非可与适道者，即不可与共学，而孔学之规模狭矣。自有清儒，谓惟训诂考据始可尽儒学之能事，是乃可与共学，而终不能相与以适道，斯孔学之境界浅矣。

近儒偏尊清人之考据训诂，而深斥经学与儒统，此又学术之一变也。其风忽焉，既不可久，亦有窥其弊而转治宋学者，乃以谈心说性拈为哲学思辨之题材；此又非孔门志道约礼之学之真相也。

故孔子博学而能一贯。其博学也，必“游于艺”，“依于仁”，“据于德”。游于艺，必尚实习，求实用。依于仁，必施之于人

道。据于德，必归之于己之德性。学必博，乃思以求通。所通者即道也。有小道焉，有大道焉。博弈亦有道，苟不多窥古人成局，不多与名家对手，若不于多变之中运吾思以求其通，而曰“吾知弈道”，斯必为无知之归矣。故多学而一贯之者，乃道也。博学而能一贯之，斯其道大矣。道之大，可以通于天。然必据于德，非性所近，即不可据。又必依于仁，非人所近，即不可依。又必先游于艺，凡人世间一切艺，皆必依仁、据德而始成其为一艺者。故“游于艺”，乃为学之始事。“志于道”，乃为学之终极。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。而夫子何所不学，又何常师之有。大哉孔子！斯其所以博学而无所成名也。

孔门之学，有始卒焉，有本末焉。今日而言尊孔子，莫过于广共学之途。使人人游于艺，有时习之乐。进而博之，深之，教其依于仁，据于德，而志于道。实学光昌，大道宏通，则人得所安，性得所畅，而孔子之思想，亦即此而在，庶乎使学者亦可仰企于颜子之叹“欲从末由”之一境也。

（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为《中央日报》
孔子诞辰纪念作，原题名《略论孔学与孔道》。）

本论语论孔学

《论语》二十篇，首篇第一章，即曰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最先提出一“学”字。但当时孔门，究竟所学是何？又该如何学？历来儒者，自汉迄清，为此“学”字作解，争议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本文仍就《论语》，专择其明显提及“学”字诸章，会通阐说，求能为当时孔学粗略描绘一轮廓。并亦于历代诸儒意见，略有取舍评鹭。自知末学浅测，未必遽当，亦聊以备一得之愚，以待明哲之论定。固未敢进退先贤，标一己之独是也。

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（《述而》）

朱子曰：

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。盖学莫先于立志，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。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。依仁则德行常用而物欲不行。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。学者于此，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焉，则本末兼该，内外交养，日用之间，无少闲隙，而涵泳从容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。

窃谓《论语》此章，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。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，朱子所阐，似未为允，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

列而说之，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。子夏所谓：

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，孰后倦焉。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？

程子曰：

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小者近者，而后以大者远者。非传以小近，而后不教以远大也。

朱子曰：

学者当循序渐进，不可厌末而求本。亦非谓末即是本，但学其末而本即在是。

程朱所言实与本篇之旨，无大违戾。兹为逐项分说之如下：

一 学于艺，即“游于艺”之学

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执，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”（《子罕》）

此章虽孔子谦辞，然孔子遍习六艺，御、射皆其所学。《论语》首章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如《王制》云：“春夏学诗、乐，秋冬学书、礼。”《内则》云：“六年教之数与方名。七年男女不同席。八年始教之让。九年教之数日。十年学书计。十三年学乐、诵诗、舞《勺》。十五年，成童舞《象》。二十始学礼，舞《大夏》，博学不教。”此皆古人之所谓“时习”，其所学则皆是六艺。则孔子始学，亦必是此等六艺之学可知。

大宰问于子贡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！”子贡

曰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大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
牢曰：“子云：‘吾不试，故艺。’”（《子罕》）

此章所谓“多能”，即犹前章之“博学”。既曰“鄙事”，又曰“艺”，则孔子之学，对于当时社会人生实务诸艺，决不鄙弃不之习，又断可知矣。若就今日言，如音乐、跳舞、游泳、驾驶汽车之类，亦社会人生实务，亦犹古人之所谓“艺”也。推而广之，如一切科学工业技术，亦犹古人之所谓“艺”也。孔子若与吾侪生同时，亦必时习博学于此人生诸实艺，所谓“多能鄙事”，实未必有背于孔子之学也。

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（《泰伯》）

据此章，学以求禄，亦指习艺之学言。直至近代，求学率为职业，在孔门亦复如是。孔子决不深斥此等志谷谋业者谓不得谓之“学”，又可知矣。又按：古人六艺之学，首书、数，庶人幼学皆习。次射、御，少壮成人乃习之。又后曰礼、乐，则艺而入于文。通习礼乐，斯可以为君子。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（《学而》）

刘逢禄《论语述何》曰：“此因上文孝弟、谨信、爱仁而类记之。文者字之始，诵法《六经》，先正声音文字，谓小学也。”毛奇龄《四书剩言》曰：“姚立方云：文，字也。非《诗书》六艺之文。言弟子稍间使学字耳。”阎若璩曰：“《史记孔子世家》：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，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又曰：“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。以《诗书》六艺诂‘文’字，语

本无病，毛氏攻之，非也。”

今按：刘氏承毛、姚之意，以“文”为文字。则岂有能行孝弟，谨信爱仁，而始教之以识字？凡此皆清儒之曲说。阎之驳毛是矣。然古人所谓“六艺”，亦非汉儒所谓之《六经》。则阎说亦不全是。

黄震日抄曰：“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，躬行以孝弟为先。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。所谓文者，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谓，非言语文字之末。”

今按：黄说较允。古人所谓“文”，本与“艺”通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郑玄云：“文，道艺也。”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马融曰：“文者，古之遗文。”此皆古注，较后儒为允。学习六艺，非可全舍书本。朱《注》：“文谓《诗书》六艺之文。”

今按：六艺既有礼乐，斯必及《诗书》。以《诗书》为礼乐之文则可，固不必牵连汉以后之《六经》为说。此处朱子用“六艺”字，仍与阎氏同失。朱子又曰：“力行而不学文，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，识事理之当然。”此说甚是。此宋儒之说，转与汉儒近，而清儒所释，有转违于汉儒之旧诂者。所以为学贵于择善而从，不贵乎门户主奴之见也。

子路使子羔为费宰，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（《先进》）

此章言“读书”，犹上章言“学文”。可见孔门决不斥读书为非学。程朱论学，有时于习艺不免轻视；而自陆王迄于颜元，又不免轻视读书。一轩一轻，同是不平。就《论语》本书言，殊未见有此轩轻也。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。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阳货》）

此章孔子劝人学《诗》，即劝人读书学文也。

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！”（《阳货》）

此章孔子教其子伯鱼学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即教其学《诗》，教其读书学文也。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，又独立。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。闻《诗》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（《季氏》）

此章记孔子教其子伯鱼学《诗》、学礼，亦即教其读书学文也。王应麟《困学记闻》曰：“孔庭之教曰《诗》、《礼》。”子思曰：“夫子之教，必始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终于礼、乐，杂说不与焉。”《荀子劝学》亦曰：“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”此皆孔门以读书学文为学之显例。
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（《雍也》）

此章“博文”，即包括读书学文。可见当时所谓圣人博学，